



田野考古发掘现场

敦煌考古编制岗位“零应聘” 文博人才困境： 不缺动力 担心工资

近日，“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”的话题登上热搜。在考编、考公大热的环境下，带有编制的考古所岗位却“零应聘”，这在“考古热”“文博热”日益火爆的今天，引发大家对相关领域人才现状的关注。

多位受访者在接受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，敦煌偏僻的地理位置、严格的招聘和工作要求、较低的薪资待遇等因素，让很多应聘者望而却步。

对于考古行业的求学者而言，能否适应高强度的工作、恶劣的环境等，影响到他们毕业后是选择其他行业，还是走向专业的考古之路。在考古界，也正在探索方法，试图摆脱考古人才短缺的困境。

敦煌考古编制岗位遇冷 “零应聘”成热议话题

9月14日，讲述敦煌文明和守护人故事的纪录片《敦煌师父》第二集正式上线。在纪录片中，敦煌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表示，今年考古所编制都有所增加，这导致愿意到敦煌的应聘者更少，“有五个人报名，结果全缺考，一个都不来。”一时间，“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”的话题冲上热搜榜，引起热议。

“一边是考公热，今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00万人，一边是考古热，众多文物、文物机构和考古相关节目走红网络。”人民网提到，考古热而从业冷亟待“破局”。

张小刚所长在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提到，这几年考古由冷及热，是全民切身感受到的。比如敦煌，千年IP出圈成了新网红。考古学的社会意义在国内不断增强，真正喜欢考古学科的人数也不断攀升。从大环境来讲，现在确实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。但是真正从事考古的人，从来都是少数群体。

张小刚所长还提到，这些年，敦煌考古研究所报考的人时多时少。比较好的情况是2020年，一次性就招到了3个。而2022年原计划招一个考古的岗位，结果全缺考。目前，敦煌考古研究所人员紧张，只有20人左右。即使其他工作全都不做，只做石窟寺考古报告，这些人员依然是不够的。所以，做石窟寺考古报告或做田野考古会互相影响。

“据我了解，各个地方的大所，尤其是省所，这两年增加了不少编制。比如有的省从原来不到几十个人的编制扩大到二三百人，这对全国考古行业来讲是个好事，国家、地方都很重视，给考古更多的名额和经费。但我心里在打鼓，考古专业毕业生一年就那么多，条件好的地方招的人越多，客观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更难招了。同在一个省的省所，招人情况也比我们好很多。”张小刚所长向媒体表示。

地理位置偏僻、薪资较低 如何留住人？

敦煌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浓厚的人文底蕴，但是多位受访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，因偏僻的地理位置、严格的招聘和工作要求、较低的薪资待遇等因素，很多应聘者望而却步。

阿白在浙江大学读博。阿白向记者表示，考古是一个“为爱发电”的专业。依靠众多考古学家的牺牲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，考古事业才得以发展至今。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报考的原因不言自

明，“钱没给够、上升的途径不明确。”他称“干我们这一行的最有梦想了。你完全不缺这个动力，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无聊或者我做的事没意义。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工资问题。”

相比物质条件，浙大的硕士研究生阿团则会考虑结婚生子的可能性和家庭的稳定性，“如果说你的对象没有办法在那边安排工作的话，那你肯定是不去那里的。”

谈到如何留住人，张小刚所长表示有3种手段

可以并行。一是待遇留人，想尽办法提高待遇。不过待遇再怎么提高，也无法与大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相比。纯粹靠待遇，是不现实的，所以第二是靠情感留人。第三则是事业留人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敦煌学博大精深，这里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，在这里有专业的事可做。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可以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重和认可。

人才短缺与人才培养 后备力量如何补充？
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曹斌公开发声表示，人才在任何行业都是其发展的根本，考古自然也不例外。提升考古的人才数量和质量，首先要抓人才培养。“零应聘”成为热议的话题，这背后反映的最深层次问题，其实是考古人才短缺。而这样的难题不仅敦煌研究院面对，还有很多机构也无法走出“小马拉大车”的困境。

《文物调研》发布的《关于当前我国考古工作面临的编制与从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》文章中提到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全国

省级文物事业单位共有编制1670名，加上国家级单位的编制人数，全国省级以上文物考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有人数不足2100名。若以国土面积计算，每名考古人员需要承担4571.4平方公里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任务。文物考古事业单位岗位编制不足，意味着科研人员的日常晋升通道较窄，后备力量长期难以补充。

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培养的人才流动情况，曹斌副教授提到，考古作为冷门专业，不只是招生规模小，还有一些同学及家长因担心就业难放弃报考。报

考考古的学生在进入学校后，还面临“转专业”“大类招生分流”等考验。因此，要摆脱考古人才短缺的困境，给予高校招生和人才培养足够的支持，是必要的前提。曹斌副教授还表示，希望用人单位可以放低“本科门槛”。

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建议，国家教育部门将文物科学与保护技术认定为独立学科，在高等院校设立相应的院系，编写出版统一的教材，制定统一规范的培养方案，此举将大力推动中国高水平的文物保护研究和修复人才的培养。

人物

年轻考古工作者的 热爱与挑战

浙江大学考古学硕士张小杨：

在纪录片《敦煌师父》中，敦煌的白天酷热难耐，从南方过来的张小杨第一次进行真正的田野考古实践，刚开始很难适应，甚至出现头晕呕吐的中暑症状。白天，张小杨要到石窟寺，对洞窟整体结构和壁画细节详细记录，又要去探方，多次剖面，并对发掘的遗迹进行记录。晚上，张小杨还需要熬夜完成考古报告。高强度的工作，恶劣的环境，和同龄人的差距，一度让张小杨陷入迷茫。

在老师帮助下，张小杨逐渐安定下来，重新进入工作状态，石窟寺考古报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

四川大学考古学学生阿梦：

2022年暑假，四川大学考古学学生阿梦参加了羊曲遗址的田野实践。据阿梦向记者描述，羊曲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，平均海拔3924米。考古团队大约有20人，住在距离遗迹较近的羊曲村。从驻地到遗址交通不便，需要先坐30分钟的车，再爬一个小山坡。羊曲村还没有通自来水，考古团队需要买桶装自来水，用于做饭、洗澡等日常生活。他们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中午短暂休息一会，挖掘工作会持续到晚上6点。除了工作任务重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让阿梦印象深刻。气候干旱、大风、变幻莫测的天气，对这组科考队都是挑战。下田野的每一天都身心俱疲，长期弯腰、屈膝、跪地，对膝盖和腰会造成一定的损伤。从青海回来一个多月了，阿梦走路偶尔还会膝盖疼。

阿梦还没有考虑就业的事情。在青海的一个半月时间虽然辛苦，但很快乐。目睹了湛蓝的天空，翱翔的雄鹰，雨过天晴的双层彩虹，草原上吃草的牛羊，紫的、黄的、红的晚霞，肉眼可见的银河……她觉得遇到这些风景很幸运。今年10月份，她将参与另一项时间更久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。

从高中就喜欢历史的阿民：

阿民告诉记者，他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历史，但读大学时没有就读心仪的考古学专业。他甚至翻墙跑到其他学校蹭课听。如今，他从事考古工作快两年了，已去过多地发掘，住过工地宿舍。他觉得田野考古需要充足的热情，才能长期干下去，“少有专业像考古这样，工资低、待遇低，中秋、国庆只有一天假，甚至很多工地一天不放假的都有。”

阿民习惯在微博上分享考古过程中的片段和感受。虽然他觉得鼓吹考古“小众专业好就业”的言论是在“把人往火坑里推”，但是自己却在“火坑”里甘之如饴，就如他在微博上发的一句话：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。”

据《成都商报》